

当那个男人不再给予，说好的幸福还在吗？

Where did we go wrong

说好的幸福呢

周敏 作品
Zhoumin Works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幸福感=方向感

女人的方向感来自哪里？

来自她爱的男人，抑或自己。可是，当那个男人不再给予，说好的幸福还在吗？
让我们一起探究女人的方向，寻找最幸福的那个自己……

说
光

说好的幸福呢

周敏 作品
ZHOU MIN Works

说好的幸福呢 / 周敏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0.9

ISBN 978-7-5399-3846-2

I. ①说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06788 号

书 名 说好的幸福呢
著 者 周 敏
责任编辑 赵 阳 姚 丽
责任校对 王维嘉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印 刷 南京捷迅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字 数 250 千
印 张 9.125
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,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3846-2
定 价 26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引子 壹

怨曲重招，断魂在否？泪眼问花，花子飘零；倚楼语燕，燕自飞走。她已欲问无人，欲告无门，欲申无处，欲寻无路！

巫山虽在，谁与我同赴？枕畔低喃，谁在我耳边倾诉？山盟海誓，言犹在耳，而良辰美景，却须臾化空。

眼里的泪，心里的血，火山爆发般喷射出来，她被这巨大的创痛撞击得缩成一团，小小的、白白的十个脚趾头，几乎全嵌入厚厚的地毯里。她抽着鼻子，拼命压抑着即将惊天动地的啜泣，窒息得几乎背过气去。

这时，楼下隐隐传来了留声机的吟唱声：“当我们相爱的时候，也许都太懵懂无知，假如一切重头来过……”

她再也控制不了自己！随着更多的眼泪万马奔腾，她心碎万状地扑倒在地上，不顾一切地悲号道：“君如，君如，我要你，你在哪里？”

而她知道，即使她再喊一千次一万次，她的君如，也

永永远远、再也不会回来了。

一件黑色的睡袍，将她裹得像具美丽的死尸。医生正在给她做心肌按摩，几个护士在收拾从她胃里抽出的废液，仆人们车水马龙地穿进流出，育婴室里传出儿子的哭闹声。

她恍若隔世地笑了，苍白的脸上露出的那抹微笑竟是如此虚弱——全然不像在社会上能呼风唤雨、举足轻重的黑道许夫人。

“哦，”她自我解嘲似的叹口气，“大概昨天喝酒喝多了，连自己吃过安眠药也忘了，所以又胡乱多吃了几片，让你们费心了，实在很抱歉。”

站在床边的一位老嫗，已是泣不成声。

“凤姨。”她嗫嚅道，眼里闪出一丝凄凉，令人心碎。

这时，一个高大英挺的男子闪出人群，悲亢地高呼道：“我求你不要再因‘恍惚’而跌下楼去，我求你不要再因‘意外’而枪支走火差点把自己打死，我求你不要再因‘忘性’而一连服了一百多片安眠药！雾星，雾星，求你不要太残忍，你不可以因为一颗星星就放弃整个天空，‘失之桑榆、收之东隅’这句话你懂你懂！”

她的脸色更加苍凉悲恸，两只大大的眼睛，死死盯着他挥舞的双臂，嘴唇——渐渐变得乌青。

“令狐策！”她声调不高，却充满了无可抗拒的权威感，刚才温柔的外套统统撕了个粉碎，她仍是那个一呼百诺高高在上的许夫人，“希望你五分钟之内消失在我的视野范围，我似乎还轮不到你来批判。”

他像一只受伤的野兽，嚎叫道：“很多人都在爱着你，并不是只有许君如啊！”

她的脸色涨紫了，恰逢一位仆人送上一碗药汁，她一爪狠狠打翻它，然

后吃力地撑起上半身，喘着粗气吼道：“滚，全都滚出去，你们的话再听我就要疯掉要爆炸了！”

“夫人！”另外一位俊逸不凡的男子意欲劝阻她。

“还有你，桑迪！”她的手指住他，又一个一个点开去，“你、凤姨！你，兰姊！你……和这帮永远能让人起死回生的怪物，统统给我滚出去！我再也不要看到你们！”然后她往后一仰，倒在枕上，哇的一口鲜血喷了出来。

一间精致的婴儿房里，玩具堆了一屋，但难找得出一样是四肢俱全的。

雾星严肃地站在窗前，她旁边有个小男孩，穿得极为华丽，却又极为肮脏。

“背：鹅、鹅、鹅，开始！”她的声音连江湖上五大三粗的汉子都畏惧三分，更何况一个才五岁的小孩呢。

果然，他战战兢兢地背出“曲项向天歌”后，立即将“白毛浮绿水”篡改成了“白毛拨清波”。

雾星目光如寒冰一样盯着他，轻轻问：“第几遍了？”

他惊恐地答道：“第四遍。”

雾星冷笑着说：“凤姨还希望什么奇迹出现在你身上呢？无咎，你果然是根不可雕的朽木。”

他虽不懂母亲在说什么，但见她一脸藐视，不禁自尊受伤，极口争辩道：“才四遍嘛。”

雾星对他怒目以视：“小君当年两岁就会背了，我也不过教他一两遍。你呢？五岁了只知道去厨房偷东西吃，跟园丁的儿子打架，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！”

无咎难过得要命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没命地大哭起来。

雾星并不理他，她径直走出门去，把门合上，靠在墙上微微地叹息道：“君如、君如，这就是我们的孩子吗？他连十分之一的小君也赶不上啊。”

乳母端着一个大大的食盘，见雾星在便转身想溜。她招招手，无力地吩咐道：“进去吧，反正饿死一百个许无咎，他仍旧是个小笨瓜。”

乳母送来的全是刚出炉的小糕点，有涂满奶油的，有巧克力卷成花的，有夹了一层厚厚奶酪的，有喷香黑朱古力的，还有几色绿豆糕、云层饼和水果小点心。乳母见雾星看得出神，便殷勤地说：“夫人，您也吃一个？那个外国面包师的手艺老好的。”

她连拒绝也没有，已飘然离去。推开自己卧室的门，她疲倦地倒了杯白兰地，又点了支雪茄，便深深窝在沙发里吞云吐雾起来。

一双圆圆的、大大的眼睛，忸怩娇痴地浮了上来，那稚嫩轻柔的童声渐渐撞响她的耳膜：“如果每次挨打都能吃到奶油蛋糕，那我情愿天天被妈妈打烂屁股。”

她恍惚又看见自己挺着大肚子，一身丧服，跪在地上，一把一把地把土撒在墓莹中：“我发誓——我发誓——我发誓——”

雾星扶住额头，闭上眼睛，心里一百个意愿在对自己说：“想吧，想吧，这个世上除了回忆之外，你已是一无所有。”

她又斟了一杯酒，重新点上烟，靠在了沙发背上。

相识于微时 壹

省立大学的礼堂内人声鼎沸。几个校服女生兴冲冲聚在最后一排大侃龙门阵：“我还道她是什么大小姐呢，哼。”一个眼镜女幸灾乐祸地冷笑道，“原来她爸爸是条色狼，去勾搭人家省长的二姨太，奸夫淫妇，当场抓获！他也不过是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商人，要钱没钱，要权没权，只好等着——咔嚓好了。”说着做了个杀头的手势。

另外一个满脸青春痘的女生吞吞吐吐地说：“听我在警察署当监狱长的舅舅说，省长气得发疯，要把她爸那个地方砍下来，做成肉包子给二姨太吃。”

大家满脸绯红，大呼恶心，却又大觉有趣，忍不住聚头讨论起来。演讲开始了，全场安静下来。这几个长舌妇仍兀自咕咕笑个不停。

“我可以坐这里吗？”一位身着白衣旗袍的女子纤纤柔柔地问道。

青春痘扬脸一看，阴阳怪气地连呼：“哎哟！我当是

谁呢？原来是省大校花卓雾星小姐驾到了！你们家跟省长都那么熟，怎么可以跟我们小老百姓坐一起呢，还是赶快去前排贵宾席就座吧。”

她气得脸色煞白，生怕她们说出什么更难听的话来，只好委委屈屈地走了开去。有一两排倒有空位，但她刚才碰了钉子，不敢再去冒险，干脆在人口不远处铺了张报纸，就此落座。

爸爸此番神秘被捕，她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但却坚信他绝不会做出那类寻花问柳的事。妈妈早逝，爸爸是个正直可爱的好人，一直未娶，而那二姨太也是一个风趣善良的好女人，她隐隐感觉他们是被人陷害了。

“雾星、雾星，来，坐这里。”正当她神游太极之时，猛然一只粗壮有力的手抓住她，也不问她是否同意，就把她拉到了贵宾席上。她吃惊地看着面前的席位卡上，清楚地写着“省立大学学生会主席令狐策”的名字，连忙说：“我坐这里，你怎么办？”

只见他扬眉一笑，快速走到演讲台上，声如洪钟地说：“我今天为大家做最后一场演讲《一寸山河一寸血》！”

台下一阵欢呼雀跃，雾星也跟着拍手。

这位师兄自从接新生的第一天起，就在她身上下足了功夫，然而落花有意、流水却无情。虽然令狐策身材高大，英俊潇洒、成绩优异、体育出色，属于全能型冠军，但从小就被男生追惯了的她还是很难动心。然而今天第一次，她忽然发现他眉宇之间那股迫人的英气，让人觉得他好有气质！难怪省大有个传说，如果说20年后本校会出一名领袖级人物，那一定会是令狐策！

散会后，眼镜女和青春痘等一干人马妒意十足地经过她身边，恨恨地丢下一句：“呸，父女一个样，都是骚狐狸！”

演讲会散了后，令狐策约雾星一起吃饭，因为此次他的“让座”让她找回了“面子”，所以雾星难得同意了。他们一起路过湘江码头，见一堆人簇拥着一位大腹便便、满口金牙的大胖子走了过来，凡是接亲送友的人见了他们都退居三舍，说话腔调都不自觉低了半截。

大胖子得意非凡地嚷嚷道：“咋五弟还不来，怕是那些英国佬硬拖着他不放啊。”

“是啊，”其中一个随从阿谀奉承道，“五少爷此番扬足了许家的脸！他学富五车、才高八斗，攻了个剑桥大学的金融博士原也是易如反掌之事。”

“哈哈！”大胖子震耳欲聋地大笑不止，手下人唯恐落后，纷纷七嘴八舌地吹嘘起来，仿佛想让天下人都知道许家这件光宗耀祖的事。

碰到这样“奇异”的接亲场景，令狐策忍不住对雾星说：“我和你打个赌，你猜这个许五少爷的博士学位是怎么来的？”

“当然是学来的。”雾星不满地说，“你别吃不到的葡萄都是酸的。”

令狐策冷笑道：“许家是省城四大黑帮之一，权势不比省长差，钱不比商会会长少，但就是个个儿女胸无点墨、不学无术，我压根儿不相信那个乌鸦窝会飞出金凤凰！”

雾星默默地低头走路，既不怎么赞成他，也觉得没什么必要为一个陌生人争辩。

相识于微时 贰

许家那座宫殿式的宅子里，掌门人许哲正在训子问话。他虽是衣钵相传才继江山，却靠的是一身横冲直撞的莽劲，才开创了今天稳居四大帮派之一的局面。如今虽已年过花甲，却仍是威风凛凛，令人见之胆寒。

“大槐！”他呼声一止，那天在码头上耀武扬威的大胖子，立即战战兢兢地站起来。

许哲一边抽着烟斗，一边厉声大骂：“你这该死的废物，只会抽白粉、玩粉头，把湘江码头的地盘都给老子丢了！”

“爹……”他嗫嚅着说，“那块地盘本来就是洪峰堂的。”

啪！许哲一巴掌甩过去，气冲冲地大叫道：“许家四十年前连一寸地皮都不是自己的呢，都该还回给人家是不是？”

壁炉边的沙发上，一位温文尔雅的男子眼见他们的争

吵，百无聊赖地叹口气，低头仍看他的报纸。

猛然一只巴掌使劲拍到他的肩膀上，一个女声尖锐地叫道：“五哥，你看，上面有我呢！”

他那八妹许鉴怡的芳容竟出现在游行示威的照片上，君如——许家的五少爷——回头看她，诧异地问：“你很喜欢干这些稀奇古怪的事吗？”

鉴怡用帕子捂住嘴笑个不停：“咯咯咯，这全托令狐策的福啦，要不本大小姐怎么会御驾亲临，参加那么没意思的活动，挤啊挤啊挤死了，闹到后面警察还跑出来抓人。”

看见君如茫然兼索然的样子，她忙又解释道：“省城十五座高等院校联合游行你不知道么？这全都是令狐策一手策划指挥的！他口才好，人又长得帅，以后啊，多半是个干革命、做领袖的料！”

君如耸耸肩，表示他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。

鉴怡不满地住了口，心想这位留洋博士架子大得很，向来惜言如金，实在冷傲得要命。冷不防许哲怒喝道：“还有你，不成器的小贱货！”她吓了一跳，连忙站起，“整天涂脂抹粉勾三搭四，才不过二十出头就打了两次胎。昨天龙医生告诉我你又有了，你到底还要不要脸？！”

许哲一生娶了十几个老婆，最小的可以和鉴怡称姐道妹，一般儿女上行下效，家风自然乱七八糟、乌烟瘴气。

君如悄悄站起身，准备溜出去。一个秃顶瘦子突然冲进来，慌慌张张地喊：“大哥，不好了，英租界今早全乱套了，客人们都吓跑了！”突见老爸也在，便连忙规规矩矩地垂手站住。

许哲冷冰冰地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大学生搞游行，英租界领事向省警署大开方便之门，让他们进租界逮捕学生，还开了枪。”

“关我们什么事？”

“安徽派的马仔趁火打劫，把我们的万利福赌场给洗了，现在又死不认账，说是警察署的人查封的。”

“安徽派与许家素来无仇无冤，他们今几个怎么敢太岁爷头上动土？”许哲气得须发皆张，恶狠狠地问。

“这个、这个……”瘦子踌躇了半晌，答道，“您还是问问大哥吧。”

许哲将烟斗从嘴里拔出来，猛向大权额上击去，顿时血流如注：“你这王八羔子，老子宰了你！”

他害怕得不敢去擦血，抖抖索索地说：“儿子不过是为了争一个娘们，和安徽帮……”

却听许哲已震天高叫：“滚，给我滚出去！”

他在厅里心浮气躁地转了几圈，意欲亲自解决，又不肯给安徽帮这个面子，眼瞅瘦子阿畅是个上不了台盘的猥琐货色，胖子阿权……哎，甭提还好。

良久，许哲抬起头，很温和地喊：“君如，你过来，爸爸托你办件事。”

相识于微时 叁

“五哥，您上车。”阿畅殷勤备至地拉开车门，君如沉默地跨了进去。他今天穿了一件栗黄色的军呢大衣，露出雪白的衬衣领，里面扎着一条咖啡色的缎质围巾，一头乌发熨帖齐整，皮鞋锃亮逼眼，给人一种玉骨神清、风朗俊逸的观感。

阿畅呆呆地从反光镜看了半晌，才慢腾腾地发动引擎，平生第一次没有油腔滑调地喟叹道：“五哥，老天有时真的很不公平。像你，娘是书香门第，又得老爸宠爱，自己要才有才，要貌有貌，哪像我，什么都没有。”

阿畅的娘是青楼出身，许哲连他到底是不是自己的骨肉都不清楚，他娘就稀里糊涂死掉了。君如徐徐说：“有得必有失，阿畅，人生就是患得患失，你不要太悲观。”

车开出了丈许，君如突然问：“大哥对你怎么样？”他握方向盘的手抖了一下，随后若无其事地说：“不错。”

沉默了片刻，君如又轻轻问：“你手上的伤怎么样

了？”阿畅大惊，又不敢回头看他，心想这书生好生厉害，但见后视镜里的君如，眼望窗外、面无表情。

他稳了半天的气，才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五哥，您老人家不高抬贵手，只怕阿畅全身都会有伤。”君如仍在欣赏沿途的风景，却没有再说一句话。

车按照君如的吩咐停在了警署门口，署长慑于许家威名，不得不亲自出来迎接，他们寒暄几句，君如料想妄听一面之辞实为无用之举，便说有个大学同学受牵连入狱，想救他出来。署长早已料到君如想找当个当事人问话，但万利福被洗劫一事的确非己所为，跟许家闹翻了对他的仕途上升空间断是不良障碍——当下便爽快地应允了：“若是许先生的大学同学，别说一个，十个俺也放。”

他们坐车去了西山劳改场，隔着高高的铁丝网，可以看见若干身着灰蓝囚衣的犯人正在热火朝天地干活。他们进去后，大家仍埋头苦干，呼哧呼哧的号子声、喘气声不绝于耳。

君如突然看到一队身着囚衣的女生，正在女狱吏的带领下练习跑步，不觉略略一愣，“这里，还关女犯人？她们还好管理？”

“哈哈，当然了，西山劳改场包罗万象，别看这些女犯娇滴滴的，其实凶得很呢！”署长咧开大嘴笑道，一边去拈唇上的短须，“有一个女囚前两天打了这里的监狱长，那老家伙被打得头破血流，差点一命呜呼……立正！”原来他见女犯们跑了过来，便耍威风让她们停下。

大家立即笔直地站成两排，他摇摇晃晃地走过去，指住其中一位喊道：“你出来！”然后满脸堆笑地对君如说，“五少爷，眼见为实，你看，就是这个悍妇。”

一时云淡风轻、莺飞草长。

刹那间，似乎天地都消失殆尽。

君如略微一怔，完全是出于下意识的举动，迈步向前，毫无迟疑地捏住对方的下巴，轻轻往上一抬。

阅尽了中外绝色的他，仍忍不住赞叹一句：好一张古典精致的脸！那两弯黛眉袅袅长长，一双剪水秋波微微含羞，使得两把扇子般的睫毛格外美丽动人，高挺秀气的鼻胆，倒颇有几分西方女性的性感，嘴唇嫣红可人，让人不免心神荡漾。

君如还在她脸上巡视，猛见她的粉脸上渐渐起了红霞，那下巴也骚动不安直想往下垂，这才意识到自己太过失礼，讪讪地松开了手。

署长干笑了两声后发问：“五少爷，想必这就是您的同学了？”

他连忙点头说：“不错，还请您行个方便。”

署长面露难色地沉吟道：“这小妞儿偏生是令狐策——那个造反学生头子——的姘妇，怕上头问下来不好交代，何况她还打伤了警务人员，我们正考虑给她加刑哩。”

君如有一丝不自在地再看她一眼，她正一脸羞怒地瞪着署长，单衣薄衫，楚楚可怜，让人见了心荡意摇。便又不甘心地问：“我能跟她谈谈吗？”

阴暗的探监室里，铁窗外亮晃晃的刺刀走过来，又走过去。那小女子兀自不安地坐在长椅上，连看君如一下的勇气也没有，少女矜持，我见犹怜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他对视着她，缓缓点燃一根烟。

她惊鸿一瞥张望了他一下，讷讷地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他往后一仰，靠在椅背上，吹出一口烟圈：“令狐夫人，这样称呼你可以吗？我想问你一些有关万利福被砸的细节，据说你和你的男朋友就是躲在里面被捕的。”

她的脸皮羞得紫红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不是令狐夫人，他胡说的……”君如的目光示意她说下去，“我，其实我是……”忽而泪光一闪，两颗晶莹

的泪花滚出来，她难过起来：“如果你们大家都认定我是令狐策的女人，我也无话可说。”

沉寂了一会儿，她用手背擦干嘴边的泪水，小声地说：“那天我们见警察开了火，都乱了阵脚，好多人都躲进了就近的万利福赌场，我和令狐策藏在一个包间的赌桌下——那上面吊了七八个小网，还有些红红绿绿的小球……”

“那是台球桌。”君如平静地插上一句。

“嗯。”她盯着自己的手，想了一会儿才说，“接着里面出来两个人，我记得其中一个的脚好大，穿了一双黑皮鞋，扣了两只鹰徽章。他们好像在争论要不要放警察进来，突然一个人冲进来说搞定了，于是这两个人齐声说也该让警察来搅搅浑水了，然后都出去了，然后……我们就被捕了，事情就这样。”

“谢谢你，无名氏小姐。”

她出神地拨了半天手指，突然反应过来，起身便往外走。冷不丁君如颀长挺拔的身躯拦在面前，对她微笑道：“你告诉我这些，什么报酬都不要吗？”

她往后一顿，恍然大悟地哦了一声，嗫嚅道：“你，你不会赖账的吧？”

君如忍不住为她幼稚的问题解颐一笑，忽然想起刚才听她说“一个的脚好大”，目光自然便投向她的两弯金莲，布鞋破了条口子，露出几只白白的圆圆的趾头，正羞涩地往回抠着。脚好小，好可爱……

“我许君如从不会赖账。”他很温和、很轻柔地说。